

焦点人物

赵丽颖：“何幸福”就像一块璞玉



与何幸福一起携手完成她的这段不平凡的人生路，对于赵丽颖来说，就是这部剧带给她的最大收获。《幸福到万家》让她不只见证了一个平凡女性的自我成长，也见证了时代洪流里女性思维与精神的转变。至今，她还记得剧中何幸福的另一句经典台词：“人不应该只是活着，还要能活得明白，活出自我。”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钟玲

一袭红衣、黑裤，走在乡间小路上的何幸福，像一团跳动的火苗，风风火火地去找万家庄村支书万善堂“要个说法”……这是电视剧《幸福到万家》的前几集曾多次出现过的画面，与此同时，#何幸福好敢##何幸福讲理有什么错？#等与何幸福有关的话题，也频频出现在微博热搜上。自6月29日《幸福到万家》开播以来，淳朴、倔强的农村女孩何幸福的人生际遇，每天都在牵动着观众的心。

对剧中的女主人公何幸福产生共情的不只是观众，还有何幸福的扮演者青年演员赵丽颖。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的独家专访时，谈及自己这次饰演的角色何幸福，赵丽颖不止一次提到了“心疼”，也不止一次提到了“钦佩”。

“何幸福，就是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电视剧《幸福到万家》改编自作家陈源斌的小说《秋菊传奇》，不同于原著的创作背景，剧中的时代设定在2009年前后，新的叙述语境下，何幸福的人物性格、生存环境与原著中的人物早已千差万别。但生活的烦恼，却依然如故。

婚礼当天自己的妹妹遭遇“闹婚”，本想求一句道歉自己却成众矢之的；刚刚贷款建大棚种菜就遇到村里建厂占地，要求合理赔偿的诉求却经历了一波三折；大棚被拆、丈夫被踢、公公气吐血，挺着大肚子奔波着求公道的何幸福，成了不被村里人理解的“孤勇者”……这是剧中的何幸福婚后的种种遭遇，进城之前的何幸福，每天都在与农村的陋习和生活的不公做抗争。如今为之愤愤不平的观众们，或许不会想到，在拍摄过程中，经历着何幸福经历的一切的赵丽颖，在投入这个角色时也处于“愤怒”的状态。她笑言：“拍戏的时候，我每天都很有气。白天演戏的时候一直在要说法、

讲道理，生气；晚上回去复盘一下白天的内容，还生气；再看看明天要演的剧情，更生气了！”

好在，剧中的何幸福进城后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的笑颜绽放得越来越多。从自食其力找到幼教中心当保洁员的工作，到去关涛的律师事务所为当一名前台而努力学习各种知识，何幸福的每一天，都在进步中成长。而事实上，和观众看到的何幸福嫁入万家庄、离乡进城、返乡创业的叙事过程不同，拍摄时首先拍摄的是何幸福进城打工的戏份，回忆起来，赵丽颖说：“现在想想，那可能是何幸福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每一天都正能量满满。”

处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女性具备不同的人物内韵，赵丽颖捕捉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凭借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演绎出何幸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于是，荧幕上，城里打工时的何幸福，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而在万家庄时的何幸福，面容多了一丝疲惫。但无论在什么时候，何幸福又呈现出相同的特质：坚强、勇敢、勤奋。

在赵丽颖看来，何幸福有超越原著人物形象的一面，除了拥有传统农村女性的善良、正直、真诚，何幸福还勤奋好学、敢作敢为，这也是何幸福这个角色最打动赵丽颖的地方，“有时我也会问自己，遇到何幸福遇到的一切，我会怎么做？我想我可能没有她那么勇敢。在饰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我一直很钦佩何幸福，作为一个已婚的农村女性，她没有停下追寻梦想的脚步，时刻保持着求知欲。”

没有夸张的主角光环，没有开挂的“金手指”，积极向上的何幸福，用自己平凡的奋斗历程，让荧幕外更多的人与之产生情感共鸣，心疼她的勇往直前，佩服她的无所畏惧。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像何幸福这样执着的入现实里真的存在吗？但我的确在生活中见过，也是很有上进心，很有原则，坚持自己想法的姑娘。”赵丽颖说。

一次次地与何幸福共情，与她同喜

同悲，让赵丽颖也从她的角度重新体味了人生，对生活有了新的认知，“剧中的何幸福说了很多‘金句’，‘使劲活好好活’是她常常挂在嘴边的台词，这句话一开始没有那么打动我，但是后来，我却觉得这是最朴实、最能戳中心人的语言。其实，何幸福就是一个努力生活的平凡女性，但她的不气馁是一种很强悍的精神力量，看到她的阳光，你自然而然地就会被她所感染。”

陪伴何幸福的“进阶之路”，是我最大的收获

当问起在《幸福到万家》的拍摄过程中是否有遗憾时，赵丽颖简洁地回答：“没拍够！”

遗憾只有一个，收获却有很多。五个月的时间，与何幸福一起经历新时代乡村女性的新奋斗、新生活，赵丽颖很开心在拍摄《幸福到万家》的日子里，拥有了一段置身田园山野的生活，“看很多次日升日落，和大自然有了更多亲近机会的同时，我也多了‘何幸福’这样一个‘朋友’。”

对于这个“朋友”，赵丽颖如此形容：“何幸福就像一块璞玉。”很少出演现实农村题材剧的赵丽颖，为了让自己更贴近何幸福，舍弃了之前积累的并不适用于何幸福的一些表演经验，而选择用更真实、更直观的理解来塑造何幸福这个人物，“我抛弃了那些复杂的东西和情绪，只想保留何幸福最原始的心态和性格。”

将过往经验一切归零，深入理解人物的现实处境，是赵丽颖塑造何幸福的“密钥”，事实证明，返璞归真的何幸福，呈现出了这个角色最本真、最厚朴的一面，包括她初期的执拗与懵懂，也包括她的直来直往，她的越挫越勇。

何幸福这个女性形象的最后呈现，符合了时代对女性自我价值的主流期待。

导演郑晓龙在一些采访中也毫不吝啬地表达对赵丽颖的欣赏，更直言“她是最合适何幸福这个角色的人选，她的身上有何幸福骨子里的倔强

和蓬勃的生命力”。

时隔多年，这是赵丽颖与导演郑晓龙的第二次合作。曾经，她是郑晓龙作品《金婚》中戏份并不多却承担重要作用的三女儿佟多多，而今天，她是《幸福到万家》里的女主角与灵魂人物何幸福。

15年的光阴似箭，赵丽颖的心态已与当初截然不同，“与郑晓龙导演第一次合作时，我心底的愿望就是未来有一天能拍上郑导执导的作品，这与何幸福对生活的小小的追求有相同之处。当时，我还没有多少表演经验，拍戏的过程主要是学习和了解。而在电视剧《幸福到万家》整个拍摄过程中，郑导一直鼓励我提出自己的想法，和他一起交流，讨论如何能让我更贴近何幸福这个角色。”

与导演之间不断地沟通，增强了赵丽颖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认识：“成长之于何幸福，就是她不断地进阶，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剧中的何幸福，随着她眼界越来越开阔，她的人生也不再局限于自身的利益与发展，她拥有了更深层的想法与目标。故事的结局，何幸福回到万家庄创业，遇到环境污染，她再次站出来“讨公道”，但这一次，她不只是为自己、为家人，而是为广大村民维权。

“何幸福一直在成长、升华，可以说她就是新时代女性的榜样。”赵丽颖这样解读何幸福的人物内涵：“何幸福代表着新时代农村女性的崭新样貌，她向大家证明了，不只是在城市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属感，为家乡的建设做贡献同样值得被肯定。”

“灼灼璞玉，静世芳华”，普通人也能够照耀世界。这是何幸福对于《幸福到万家》的意义，也是何幸福这样自强不息的女性对于时代的意义。

而与何幸福一起携手完成她的这段不平凡的人生路，对于赵丽颖来说，就是这部剧带给她的最大收获。《幸福到万家》让她不只见证了一个平凡女性的自我成长，也见证了时代洪流里女性思维与精神的转变。至今，她还记得剧中何幸福的另一句经典台词：“人不应该只是活着，还要能活得明白，活出自我。”

玫瑰书评

文化观澜

《阮途记》：飘零在舒飞廉武侠世界里的女性

“我还是让他走了”……舒飞廉的武侠世界，终究还是男性的地盘，女性只能是陪衬，这真叫人倍觉遗憾。

■ 吴孜

“只见那绿衣女子坐在人群中兀自弹着琵琶，眼光一转，一脸哀愁，那模样，还真有一些像蒋芸。赵文韶眼神黯然，未置可否。”这一段，出现在《阮途记——飞廉的江湖奇谈》一书的首篇《浮舟记》里，那时，舒飞廉笔下的这个故事，刚刚兴起。

来到高潮处，已惹起有心人，就这貌似无奇的过渡句，怎么就让我读罢《阮途记》多天以后还放不下呢？

要先交代清楚赵文韶和蒋芸是谁，彼此又是什么关系：“那时候他们只有十二三岁吧，她已出落成一个小娇艳的美人了。不知道是谁多舌，她请他吃粥这件事，被其他的几个表姐知道了，后来一见到他，就拿来取笑，让他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同样来自《浮舟记》的这段叙述，将一对男女两小无猜的情状，交代得无邪又饱满。这一对小儿女中，他，是赵文韶；她，是蒋芸。而“那时候”这一时间状语表明，此段描述的是一段往事。以我们的生活经验来体会一下，多年以后一个人会在怎样的情形下如此深情地回忆一段往事？唯有此情存于追忆中。如若一段相思未成曲调，由此而产生的怅惘恐怕是想而未得的遗憾；但是，赵文韶与蒋芸已经夫妻一场了呀，只是婚后为了守孝为了功名，赵文韶与蒋芸聚少离多，待到那年于京城落第后打算与蒋芸长相厮守时，蒋芸却病死在随父兄赶往武昌的舟船中，一对青梅竹马的夫妻从此天人永隔。

十二三岁就彼此心生好感，后来又成为那个婚姻全凭媒妁之言的年代里的幸运儿，赵文韶与蒋芸之间的感情有多炽烈，无须赘言。如此情深意切的夫妻，哪怕婚后三年里很少在一起，赵文韶在强盗窝里偶然遇见一众吹弹笛箫琵琶的彩衣女子中有一个酷肖蒋芸的，纵然妻兄言之凿凿地告诉赵文韶蒋芸已经病故，对爱妻念念不忘的丈夫就真的不想趋近那女子求证一番？但在舒飞廉的笔下，赵文韶只是“眼神黯然”了一下。初读《浮舟记》，我以为那一笔已是最冷酷的。

已成强盗之子张坚老师的赵文韶在岛上安居下来后，两个多月飞逝而过，那一日赵文韶于投课间隙在岛上闲逛，与一块书有“江淮蒋芸之墓”的墓碑迎头撞上，也就是说两个月前那位疑是蒋芸的弹琵琶的女子，还真是蒋芸。只因意

兴阑珊中的赵文韶看见那女子后只“眼神黯然”了一下便作了罢，这就错过了与爱妻重聚的良机——最冷的一笔原来在此。

“中秋后，有几个女子染上时疫死去”，这是舒飞廉写在小说里的蒋芸的死因，然而，接踵而至的这一段，“几年前张横（小说中的强盗）由江上将她拖来，这小娘子就一直与老尼住在一起。她是与父兄一道赴武昌任上，被张横在船上拦住的。她要求一个人留下来，保全父兄上岸……”这样的描述让我相信，蒋芸并非死于时疫，而是死于心碎。在赵文韶的记忆深处，天性里本来就有一段娇憨淘气，只是被文文的样貌掩住了”的蒋芸，在父兄为自保将她留给强盗后，她尚能按下对自私的父兄的不满怀里藏着刀以抵抗张横的染指并求苟活，那么，远远看见自己从十二三岁时就愿意为他煮一碗热气腾腾米粥的夫君居然像父兄一样放弃了自己，蒋芸从此心如枯井，时疫只是压死蒋芸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蒋芸认出了赵文韶，只是我的猜测，舒飞廉从来不曾肯定过。《阮途记》是一本非常奇怪的虚构作品，均已“**记”为篇名的九篇长短不一的武侠小说，虽都独立成篇，却又互相咬合，比如，出现在《浮舟记》里的赵文韶、张横、张坚、周丰年、李芸等人，又会出现在后面的篇什里，或者成为另一个故事的配角，或者再挑起一个故事的大梁，所以，蒋芸虽然早早死于《浮舟记》，却也偶尔会被赵文韶提起，可哪一次念叨着蒋芸这个名字，舒飞廉都没有让赵文韶反省过哪怕一次，当年自己只与爱妻相隔十数人时，没有尝试趋近去认一认，到底是自己认不出，还是下意识认定蒋芸已被强盗侮辱过从而唯恐避之不及？

蒋芸的命运，就是武侠小说中女性的结局吗？可惜，舒飞廉的《阮途记》是我认真读完的第一本武侠小说。虽然承认自己没有完整读过一本金庸的武侠小说，可能会被数量庞大的金庸迷们嗤之以鼻，但也不能假装自己非常熟悉金庸笔下的小龙女、黄蓉、任盈盈等女性角色，从而断言所有武侠小说的女性都是蒋芸，不过我能确定，《阮途记》中的女性角色都是蒋芸。

与蒋芸同名不同姓的李芸，是《阮途记》中出场次数最多、出场时间最长的女子。李芸本是风尘女，被草寇张横横中后得以重写自己的命运——说是重写，



不还是以自己的姿色和能逗男人开心的本事博得张横欢心的吗？张横死后，李芸改投赵文韶的怀抱，虽然舒飞廉将赵文韶与李芸的男女之情写得极为干净，又因为张横之子张坚紧随着他们，成为蒋芸之后赵文韶女人的李芸，表现得更多的是她的母爱，但是，其在关键时刻助张坚一臂之力居然是她弥散着香气的裹脚布——武侠世界的女性，终究只能是一朵女人花。

以赵文韶为主角的故事里女性才如飘零的浮萍吗？葛晴是袁安的妻子，他们夫妻是《阮途记》的第二篇《洞庭记》的主角。“这一年二月，袁安驾舟，载着葛晴由桃花源出来，穿过洞庭，去一个名叫汉寿的湖北小镇。葛晴坐在船头，看着在茫茫春水中俯身划桨的袁安，发现经过五六年的隐逸，他已眼角微皱，胡须蓄起，体态微丰，由当初的桀骜少年，变作了一个初染岁月风霜的中年男人”，《洞庭记》的起始段落，不着一个“爱”字，他们夫妻的恩爱已溢出纸面。然而，就是这样一对夫妻，葛晴自度自己在袁安心目中的地位，不也是对方生命中的过客吗？你在桃花源里的时间已经尽了，你越滞留桃源，你心里就会越苦闷。这七八年，生育儿女，已经足够，比起飞廉与外婆在一起电光石火般的年月，已经够长了。你到江湖上去，我得空，会去看望你，有一天，你老了，厌倦了游侠生涯，回到桃源，我还会在那里，在水田里，在织机上，在孩子们中间”，如葛晴这般的冰雪聪明的女子，不也只能依附着男人飘零在武侠世界里吗？

就连慧能，几乎贯穿《阮途记》始终的师太，修行了三辈子后貌似已经心如止水，却依然时不时地陷入“我还是让他走了”的惆怅中。舒飞廉的武侠世界，终究还是男性的地盘，女性只能是陪衬，这真叫人倍觉遗憾。

女指挥家何时才能不是热点话题？

■ 区昕涛

在当今全球古典音乐领域里，女性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优秀的女作曲家、女歌唱家、女演奏家活跃在乐坛上，关于她们的报道报道见诸报端或出现在大小屏幕上，人们习以为常。唯独关于女指挥家任职或离职的新闻，时常会成为欧美音乐界的热点话题。

2022年1月，乌克兰籍女指挥家奥卡萨娜·丽尼夫被任命为意大利波罗尼亚市立歌剧院音乐总监，成为世界歌剧之乡意大利历史上首位女指挥家，被意大利媒体称为“创造了历史”。

此前，丽尼夫一直活跃在古典音乐大国德国、奥地利，曾担任德国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助理，并成为德国拜罗伊特音乐节145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指挥家。2017年她转至奥地利格拉兹歌剧院担任首席指挥。

丽尼夫对媒体表示，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竟然“创造了历史”，自己只是对在意大利的新角色充满期待，并希望今后作为指挥的道路能平坦一些。

奥卡萨娜·丽尼夫的经历正是女指挥家群体职业生涯的一个缩影。关于女性是否适合指挥交响乐团，在欧美音乐界历来都有所争议。人们普遍认为，乐团指挥是一个具有权力的位置，例如，指挥大师卡拉扬被称为“指挥帝王”，俄裔指挥家捷杰耶夫被称作“指挥沙皇”，也就不足为怪了。

芬兰的约尔马·帕努拉教授在2014年一次电视节目中称，女性不适合指挥类似布鲁克纳、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等“男性化”音乐，只能指挥德彪西作品等“女性化”音乐。

现任澳大利亚悉尼交响乐团首席指挥的西蒙娜·杨，多年来一直为女指挥家“正名”，呼吁权利平等。她认为，人们犯了一个基本错误，即男性代表强大，女性代表敏感，而实际上不管是男性或女性音乐家，都需要有强大和敏感两方面。

一直以来，女性在突破音乐界的性别刻板印象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世界各地的杰出女指挥家都在为获得认可而斗争。

从欧洲音乐史上看，意大利的弗兰切斯卡·卡契尼是第一位女作曲家、歌剧家兼指挥。奥地利



的玛丽亚安娜·冯·马蒂安娜(1744-1812)也是集作曲、歌唱和指挥于一身，她于1783年在维也纳指挥了自己创作的清唱剧首演。法国人纳迪亚·布朗热(1887-1979)虽以作曲闻名，但是作为女指挥家于1938年指挥了美国规模最大、最优秀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成为该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在德国，1977年，瑞士人西尔维亚·卡度美成为德国的第一位女性指挥兼音乐总监，就职于索林根城市交响乐团。1961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西蒙娜·杨，在2005-2015年期间任德国汉堡国家歌剧院院长兼音乐总监。2016年之前，爱沙尼亚籍女指挥家克里斯蒂娜·珀斯卡(1978年出生)曾出任柏林喜歌剧院乐团指挥。乔安娜·马尔维茨(1986年出生)作为欧洲最年轻的指挥兼音乐总监，曾就职于德国阿尔福特剧院。2018/2019音乐季起，担任纽伦堡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兼爱乐乐团指挥……

2021年1月，国内公映了由荷兰、比利时共同拍摄的电影《指挥家》，是根据安东妮娅·布里科的经历改编的，讲述了20世纪初初期，她从纽约音乐厅领位员成长为知名指挥家的励志故事。安东妮娅·布里科(1902-1989)，曾指挥过洛杉矶爱乐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等一流乐团，并在1930年首次指挥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成为第一位被国际上广泛认可和关注的女指挥家。

当今，美国最著名之女指挥家是马琳·阿尔索普(1956年出生)，她曾担任美国巴尔的摩交响乐团总监，是美国交响乐团中职位最高的女性。2019年9月起，她任维也纳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并指挥了奥地利广播交响乐团。

另外，198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墨西哥裔女指挥家阿隆德拉·帕拉，近年来也获得了音乐界和观众的高度关注，她于2015-2019年担任昆士兰交响乐团总监，2017年还获得了“墨西哥文化大使”称号。

尽管如此，从全球来看，女指挥家数量依然很少，即便在古典音乐普及度较高的欧洲和北美国家也不例外。德国巴伐利亚古典音乐广播2017年11月的一份统计显示，德国有130多家交响乐团，而女指挥家屈指可数，仅有3名。2013年，只有一位女性指挥家跻身全球前100位最忙碌的指挥家行列，但从2019年的数据看来，这个数字已经达到8位。这让入喜悅，也仍然令人颇为遗憾。

德国慕尼黑曾举办过一次女性音乐论坛会，会上有一个议题：“女指挥家出现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还要等多久？”与会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是，也许在五年、十年以后。

看来，女指挥家不再成为热点话题，音乐界还需不断努力。就像《指挥家》中，布里科面对严师穆克郑重其事地说出的那句感人台词：“就算你不帮我，我仍然要成为指挥家；为了音乐，我宁可放弃生命。”